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第十三回 贈佩盟心綠楊城郭 淚痕留面風雨歸舟

話說柳緒見兩船漸漸相並，只顧看那朱牌上的官銜，不提防對面艙裡有人將他看了半日。聽見叫聲「哎呀！」柳緒回轉頭來，見一個絕標緻的人，不知是男是女，打了個照面。兩船相並，這邊艙門緊對著他的板搭，瞧不見那是誰，心中悶悶。你道那隻船裡是誰？原來就是禮部尚書祝鳳的公子，名叫夢玉。因祝太夫人知道松節度業已出京，告假回杭省墓，差夢玉到揚州迎接表叔，泊在碼頭等候。這夢玉是祝府的命根，三房共此一子。因六月十八是老太太七十大慶，趕着二月間就將梅家的海珠、掌珠兩位小姐娶了過門。這海珠、掌珠是雙生姊妹，都生得花容月貌，俏麗非凡，又知書識字，寫畫皆能。只是夢玉的脾氣與人不同。他雖自小兒最喜在姑娘、丫頭們裡面打交道，不要說是四親六眷的奶奶、姑娘們他見了親熱，就是一切家人媳婦、老媽們，他也是同樣的心疼。但凡黏著堂客，那怕極蠢極陋的，得罪了他，也不動氣。他常說：「世上女人越生得醜陋的，越要心疼他。那生得標緻的，就如玉蕊瓊花，令人可敬。不但我敬他，凡有恒河沙數大千世界男人，見了瓊花玉蕊，無人不敬。那個醜陋的，就如香花良玉，不過外面顏色平常，其晶莹香潔與標緻的同一天性。我若不疼他，豈不叫大千世界蠟皮裏妍骨的女子，終身總遇不著卞和、伯樂？古今來不知委屈死了多少婦人女子！因此閻王殿上個個都是含冤抱屈的難消此恨。那閻王爺也怪世上男人專只以貌取人，屈死了多少蠟皮妍骨，因差鬼判將那看不出蠟皮妍骨的男人，盡數拘來，將他的眼光剝去三層，令他轉生人世做個近視眼。所以如今十個人倒有七個近視，都是這個報應。」老太太們聽見他說這些議論，知道這孩子前世是個情種，難以勸化。況且三房共此一子，只好隨他同這些丫頭、姐妹們一堆兒的玩笑，並不拘束。

無如他的性格另有怪處。生來喜靜不喜動，每天教丫頭們寫字學畫之外，焚上好香攤書默坐。即或出去應酬，遇著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，相對如坐針氈；若遇心眼兒歡喜的人，雖素昧平生，立刻就成莫逆。因此落落寡交，知音甚少。這樣一個風流蘊藉的公子，並不貪淫嗜慾。同梅海珠做親以後，也還同姐妹一樣，不在夫妻枕席之愛。梅家兩位小姐見夢玉清心寡慾，倒十分歡喜。惟老太太望著要抱曾孫，見夢玉夫妻之間全不在意，反以為憂。凡是老太太房裡以及桂夫人身邊這幾個有姿色端莊伶俐的姑娘，縱著他們與夢玉玩笑，從不拘管。誰知夢玉雖極意的憐玉憐香，並無一點苟且。連那些姑娘們也忘了夢玉是個男人，所有一切閨中事務，並無避忌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夢玉帶了個老管家並一班的家人、小子，奉老太太之命，來到揚州迎接松節度，泊在碼頭等候。閒暇無事，站在官艙窗口，看那河裡往來船隻，見有一隻大江船攏了過來。望那桅桿上黃布大旗上寫著「禮部儀制司」五個大字，中艙窗口站著個俊俏後生，仰著臉看這邊的桅桿上。夢玉看他好生面善，總想不起來。那船已攏在面前，夢玉越看越熟，心中十分愛慕，不覺那船攏到碼頭。夢玉在官艙裡看不見那人，因失口叫道：

「哎呀！」中艙的家人小子、老管家都進來問道：「大爺為什麼？」夢玉道：「你們快些去打聽問壁的這只船是誰，我要去拜會。」內中有個家人叫做周惠，問道：「大爺要拜他船上的那一位。」夢玉道：「我要拜方才站在官艙窗口的那一位。你去說，別的老爺們我不拜見。」周惠笑道：「知道那窗口的是個上人，還是個下人？」夢玉道：「就是下人，我也要去拜見。」眾家人們都知道大爺的脾氣，不敢違背，只得答應，過去打聽。不多一會，進來回道：「打聽明白，是禮部儀制司柳大老爺的靈柩回廣東。船裡並無別的官親老爺，只有柳太太同少爺、少奶奶三位，一個小丫頭同一個姓包的家人，一共上下五人。剛才大爺見的，就是柳大少爺。」夢玉聽了大喜道：「原來是老爺的同寅。咱們是通家弟兄，尤其該見。」對著老管家查本道：「查哥，你叫張彬、王貴趕緊去辦兩桌酒席，俱要體面，立刻就來。一桌是給柳大老爺上供，一桌是送柳太太的。我立等著就要，快去，快去！」查本道：「只要備一桌就夠了，供過柳大老爺，就請柳太太，又何必送兩席？」夢玉道：

「斷使不得的，你依我去辦就是了。」查本想來強他不過，趕著叫張彬、王貴上岸，到那有名的大酒館內辦兩桌體面酒席，一個館子若來不及，就兩處分辦，總要很體面。張彬們趕著去辦。那揚州地方乃錦繡繁華之處，不要說是兩桌，就是兩十桌盛席，也可以談笑而得。夢玉在艙裡一刻也等不得，接連差人上去催趕。又等一會，王貴進艙回道：「酒席都已辦來。」夢玉大樂，忙叫人備兩個全帖，先差周惠、王貴、張彬、馮裕將酒席送過船去，「回明柳太太同大少爺，將供席擺好，點是香燭，我就過來上飯。」周惠們答應出去，走過這邊船上對包勇說了緣故。包勇接過帖子，進艙來回太太。柳太太接過帖子，看寫著「世愚姪祝夢玉頓首拜」，中間一個簽子上寫著「菲筵致奠」四個字；又一個帖子寫著「世愚弟祝夢玉頓首拜。」柳太太道：「這是拜緒兒的。」包勇道：「他家二爺們都站在船頭上等著擺供呢。」柳太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又不好推辭，收下一桌供罷。」包勇道：「祝少爺就過來上飯。」柳太太叫緒兒趕著換衣服。包勇出來對二爺們說只收一桌。周惠道：「咱們家大爺的脾氣，二哥是不知道的。收不收，一會兒等著太太同少爺當面說罷。他這會兒等著過來上飯呢。」眾家人下艙，叫他們先抬一桌上來。大家手忙腳亂的擺滿兩張台桌，點上香燭，過去通知大爺。柳緒也換了衣服，等著迎接。

不一會，船頭上家人、小子紛紛站滿。夢玉走過這邊船來，包勇看見大嚇了一跳，誰知就是寶二爺！趕忙迎著，打個千兒說道：「請爺的安。」夢玉低下頭去一看，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怎麼好面熟！倒像在那兒見過。」包勇道：「小的叫包勇，原先伺候過二爺。」夢玉道：「那個二爺？」包勇才知道他不是寶玉，因說道：「在榮國府賈老爺家伺候過寶二爺。」夢玉搖頭道：「你很像在過我家。」周惠道：「柳少爺出來接大爺呢。」夢玉掉過頭來看見柳緒，將他上下一看，趕忙拉著說道：

「大哥，我同你是那裡一別，直到如今？」柳緒也將夢玉細看一會，說道：「實在會過，一時再想不起。」說著同進艙來。走到中艙，家人們早已鋪下墊子，夢玉跪著敬了酒飯，拜了四拜。柳緒跪著回禮，起身另又拜謝。夢玉道：「進去拜見太太，咱們再說。」柳緒陪進官艙。

柳太太見夢玉頭帶髮紫金冠，身穿月白鐵線紗袍，頸上帶著個八寶赤金圈，胸前掛著個羊脂玉碟子大的福壽連鎖，腰繫著大紅如意連環縵，兩縵打金結子的大紅回龍須直拖在腳面上，腳下登著雙粉底烏靴，生得面如冠玉，目秀眉清，同柳緒一樣的丰姿，覺得面目之間另有一種嫵媚。夢玉見柳太太，趕忙恭身見禮，至誠跪拜，忙的柳太太趕著回禮。夢玉問道：

「還有位大嫂子呢？想在房艙裡，也得拜見。」說著，往裡就走。玉友聽見，趕忙走了出來，瞧見夢玉活像賈府的寶玉，中大為驚異。走上前，三人同拜一回，彼此坐下。小丫頭過來磕頭。

夢玉回道：「太太是回到那兒去？」柳太太道：「伴先夫子靈柩回粵。前在京城素聞公子英姿聰俊，翩翩雲鶴，今幸相逢，深慰渴念。」夢玉恭身答道：「姪兒愚拙不才，荷蒙獎譽。刻下與柳哥覲面相逢，如見舊雨，此三生之訂，定有前因。

不知太太在此處尚有幾時耽擱？」柳太太笑道：「小兒蠢陋，過承相契。我此間並無耽擱，就要開行。」夢玉道：「才幸相逢，何忍就別？三生之緣，誰知如此淺薄！」說畢，不覺掩面而哭。

柳緒夫妻瞧見夢玉，觸起賈府的情分，想起璉二哥同寶釵、珍珠兩姐姐的那番恩義，臨別時那一種的離恨，無限傷心，也止不住紛紛流淚。三個人各有心事，各人哭的悲切傷感。只有柳太太因路已走了一半，心中頗覺歡喜，毫無可悲之處。看他們盡著對哭，甚是可笑，再三勸慰。三人哭畢，夢玉道：「柳哥之母，即我之母，豈有天賜相逢就忍遠別！求太太暫留數日，尚有商酌。」柳太太正要回答，只見包勇進來回道：「祝大爺送的兩席，一桌上供，那一桌還擺在船頭上。天氣炎熱。請太太示下。」柳太太道：「真個我倒忘了，也沒有謝謝大爺。你備一席就罷了，何必又送兩席？」夢玉道：「這又算個什麼。」對包勇道：「供的那一席賞了你去吃罷。將那一席交給我的家人，叫咱們廚子收拾，送過船來，我在這兒陪太太吃飯。」

包勇答應，照著去辦。

夢玉對柳太太道：「方才一事，尚未對太太說明。」柳太太道：「是件什麼事？」夢玉道：「太太數千里長途跋涉，為的是回家安葬。我想死者總以入土為安。我家很有山地，太太去揀上一塊將老爺下了葬。我家房子空的很多，不拘你老人家愛住那裡，就住那裡。若再要怕煩，我家還有幾個莊子，十分幽靜。你老人家同大嫂子住著，大哥同我唸書，等著服滿，就在這裡入考。若是這點薪水用度，我還供應得起。這件事太太必要應我。」柳太太笑道：「承你這番美意，我豈不願意？只是老爺在病中頗念家鄉，臨終的時候說道：『我這幾根骨頭能夠歸葬祖墓，我死也瞑目。』誰知身後當賣一空，我同你大哥流落尼庵，朝不保暮。幸虧你大哥遇著賈府璉二爺，結了生死之交，慨贈千金，專差這包勇送我們扶柩還家，又給你大哥娶了嫂子。我若在此間住家安葬，不但我老爺心下不安，叫我娘兒們將來何面目見賈府的璉二爺呢？璉二爺待我們情義就同今日你待咱們這樣親熱，我若負他，也就如負你一樣。」夢玉道：「聽太太這樣說起來，是萬不能在此間住下的了。」說著，眼圈兒又紅起來。柳太太見他如此親熱多情，也覺心中難過，不覺掉下淚來，說道：「我在此耽擱三天，領你的這番美意。你既不棄我娘兒們，我回去安葬後，總以三年為約，必來就你，也斷不失信。」夢玉流淚道：「過了三年，未必記得夢玉！」柳太太同著柳緒夫妻一齊哭著說道：「倘負此約，此去前程不利。」夢玉聽見，趕忙走到柳太太面前，挨身跪下，淚流滿面，說道：「總在三年，望太太來給夢玉做二十歲生日。」柳太太一面哭著，將他扶了起來，點頭應允。

包勇進來回說晚飯已備。玉友同著小丫頭擺好桌子。夢玉命小丫頭出去：「將我的四個小子叫來！」小丫頭答應出去。不一會，領著四個小子進來。柳太太看見四個小人兒都生得很清秀，一色的穿著青紗衫，腳下都是大紅蝴蝶履，俱不過十二三歲的年紀；前發齊眉，後發披肩，頂上是紅絨繩兒繫著兩個雙丫髻。夢玉叫他們見過太太同大爺、奶奶。柳太太問道：

「叫什麼名字？」夢玉挨著指道：「福兒、祿兒、壽兒、喜兒。」夢玉吩咐小子們伺候吃飯，柳太太領著姊弟坐下，包勇上菜，夢玉道：「包勇，你將我的那幾個人也都叫來伺候。」不一會，四個人一齊進來，給柳太太們磕頭。夢玉道：「你們邀著包勇過去，大家熱鬧。吩咐船上，將船放到涼快地方，不要攏岸，四面透風，連我的船也放了過去。兩邊船上多多的賞他們些錢，也叫他們喝個快活。」張彬等答應，依著去辦。柳太太又吩咐包勇，要在揚州耽擱三日。包勇答應，自去照會船上。王貴等將大盤小碗擺了一桌，飯也端了過來。將包勇邀過船去。兩邊船上趕忙起櫂，打了一棒金鑼，一齊打著號子，將船開去，離碼頭有七八里來路空闊地方，十分幽靜。

柳太太娘兒四個對水暢飲，慢慢的將在京流落光景直說到長亭同璉二爺、寶釵、珍珠分手的話，細談一遍。夢玉聽出了神，半日才定，對柳太太道：「這幾個人的名兒好熟，我怎麼能夠見他們一面才好。」玉友又將寶釵、珍珠是怎麼個模樣，怎麼做人，祝太太見了是怎樣的歡喜，說猶未畢，夢玉呆呆的又出神去。隔了一會，歎息道：「世上的人，為什麼不都是璉二哥同寶釵、珍珠，叫我時常相遇？何以叫我活了十六年，今日才遇著太太同我的緒哥、嫂子？那個璉二哥同寶釵、珍珠兩個姐姐幾時也叫我見這麼一面，我就死也甘心，不枉我在世界上做過一番人。」柳緒道：「我聽見珍珠四姐姐說，今年秋間准要回南，璉二哥們自然是一齊回來的，橫豎兄弟也快見著。

你若是見著他，替咱們訴訴離衷。」玉友道：「兄弟若是見寶姐姐同珍珠四姐姐，你叫他們不用惦記，不過三年就可見面。」

夢玉道：「他們如果回南，我一定得見。若見了面，這些話我會說，還要給大哥同姐姐添上些說話，橫豎叫他們聽了要流下一桶眼淚。」玉友笑道：「你是愛的眼淚，有一桶你拿回家去泡茶吃。」夢玉笑道：「如果得寶釵、珍珠的一桶眼淚，我趕著將腦袋浸在裡面出個新樣兒，叫閻王爺再找不出第二個眼淚淹死的鬼。」柳太太大笑，說道：「罷呀，笑的我酒也吃不下了。」玉友道：「說說笑笑正是要太太多吃杯酒。今日兄弟花了多少錢，太太不吃個大醉，不委屈了他的這番敬意！」

柳太太笑道：「你倒會替你兄弟待客。」夢玉笑道：「這才是我的好姐姐呢。」柳太太道：「咱們飲酒，叫這些孩子們餓著，也吃的不自在，倒不如拿幾樣菜，叫他們先去吃飯罷。」柳緒道：「太太說的是。」叫玉友遞與他們，夢玉叫小丫頭也同去吃飯。玉友點上銀燭，娘兒四個直飲到半夜才散。水面風涼，頗覺清爽，王貴們過來請大爺安歇。夢玉道：「我就在這裡陪柳太太住宿。將我的便服送過來罷。」王貴們答應，就過船取來。小子們伺候換了睡衣，摘下金冠，脫去靴子。眾家人各人去睡。柳太太們又喝了會茶，叫夢玉同在房艙安歇。

次日，夢玉一早起來，披衣走出，見柳緒夫妻都因昨宵過醉，此時正在好睡。夢玉一人甚覺無趣，歪下身子就在玉友旁沿睡了下去，不知不覺也入了睡鄉。眾家人起來，聽見裡面並無聲響，不敢驚動，船家將外面兩搭板卸了幾塊。時交巳正，玉友朦朧睡醒，看見滿窗紅日，悄無人聲，柳緒裡邊尚好睡，覺得身背後像有一人睡著，趕忙坐起身來，見是夢玉一堆兒睡著。看他臉上白裡泛出紅來，潔如美玉，令人可愛。玉友用手在他臉上摸來摸去，夢玉驚醒，看見玉友坐著，將頭抬起來睡在嫂子懷裡。玉友問道：「你多會兒來的？」夢玉道：「昨夜就睡在這裡。」玉友將手在他頭上輕輕指了一下，說道：「小油嘴！」夢玉道：「姐姐，你們回去了真個還來不來？」玉友道：「你放心，總在你二十歲以前，必來看你。」夢玉歎口氣，一言不語。玉友道：「你緒哥最是多情，以後一日也丟不下你了。」夢玉點了點頭道：「綠楊城郭是揚州，從此一段離愁，何時得了。但是緒哥丟不下我，姐姐，你呢？」玉友不覺眼圈通紅，將夢玉的手拉著在自己心坎兒上拍了一下。夢玉止不住兩行珠淚直流過耳邊，玉友也掉下淚來，忙取方汗巾給夢玉揩著眼淚，聽見柳太太在房艙裡問道：「夢玉過去了嗎？」夢玉忙答道：「在這裡同姐姐說話。」柳太太道：「你怎麼不多睡一會？」夢玉道：「我起來，也讓太太睡的舒服些兒。」此時柳緒隨醒，同夢玉睡著說了會話。

玉友起來收拾梳洗，又給夢玉梳了頭，換過衣服。柳緒也起來收拾，都請過太太的早安。柳太太吩咐玉友，買幾尾好魚給夢玉吃飯，再叫他多買些菱藕蓮蓬來下酒。玉友答應，出來吩咐去辦。柳太太又躺了一會起來，玉友服侍著梳頭洗臉。時已晌午，包勇進來回說飯已齊備。柳太太吩咐擺飯。那邊廚子送過幾樣精緻菜來。柳太太們慢慢的用畢，眾人收去。眾小子伺候漱口淨過手，都退去吃飯。柳太太又將道兒上遇著強盜，玉友打彈子獲盜，巡檢司送席，劉秀才家住宿的話，說了半日，夢玉不勝驚異贊歎之至。娘兒四個談到明月滿艙，方吃晚飯。

這一夜更比昨宵親熱，直飲到斗轉星移方才睡覺。

話休煩敘。柳太太在揚州住了三日，船家催著要行。偏生這日西北風大起，陰雨濛濛，柳太太忍著悲切決意開船。夢玉想來再留不住，吩咐查本賞包勇三十兩銀子，賞了小丫頭十兩一錠，江船上的船家、水手，一概重賞。柳太太取了二十兩銀子，賞那邊家人、小子，另有四樣禮物給老管家查本，取幾十吊錢賞廚子及船家、水手。柳太太取出幾樣心愛東西，給夢玉做個紀念。玉友含著眼淚，將貼身帶著的一塊羊脂雲蝠解了下來。親自給夢玉套在貼身兜肚上，說道：「兄弟，這塊玉是買家珍珠四姐姐給我做紀念的，今日交給兄弟帶在貼身，如我兄弟們常在面前一樣。等我下回見面，親自將東西來換。」夢玉流淚點頭。

柳太太命小子們將大爺的東西都搬過船去。夢玉瞅著柳緒，兩個的心幾乎都要傷碎。查本來請大爺過去，好讓柳太太們開船。夢玉哭道：「我要送柳太太到瓜州江口，你將咱們的船也放了下去。」查本想道：「這是勸不來的，只得依他。」出去吩咐。柳太太淚流滿面的說道：「好兒子，你別送了，過船去罷。等我到家裡安過了葬，我就帶著他兩個到你家來，長遠的住著。」夢玉搖著頭哭的悲切，柳緒同玉友已經哭出了神。

這日下雨，正是東北順風，不過一頓飯的工夫，走了三十多里，已到瓜州江口。水手們下篷，將船收住。那只大沙飛船也攏了過來。查本們過來請大爺。柳太太站起身來拉著夢玉說道：「兒子，你過去罷。」玉友夫妻拉著夢玉放聲大哭。夢玉要跪下去給柳太太送別，才將身子一彎，不覺一個頭暈，栽倒船中。柳太太看他面無血色，已不省人事，急的大哭大喊。柳緒見夢玉這樣光景，心中十分悲慟，不覺大叫一聲，也栽倒船中，牙關緊閉。玉友同柳太太急的叫了這個，又叫那個。包勇同祝府大小人等，急的沒有主意。內中只有查本是五十外的老成人，頗有見識，進來回柳太太道：「太太同大奶奶不用著急，兩位大爺都是為離情所感，心傷

氣閉，一會兒氣定，自會蘇蘇。

依著小的愚見，竟將我們大爺輕輕抱過船去，一者身子動動可以順氣，二者趁著不省時候太太們竟開船去，等著兩位大爺醒了過來，不過望著江上大哭一回也就罷了。」柳太太聽說甚是有理，就叫包勇好生抱著，吩咐大奶奶親自送過船去。到了那船，輕輕放在炕上。玉友看他如此情形，那裡撇得掉，淚如雨下，將他抱住，叫了多少聲夢玉兄弟。包勇催道：「請奶奶過船去罷。一會兒祝大爺省過來，準定又去不了！」玉友無奈，只得硬著心腸，揮淚過船。包勇忙趕叫船家扯滿布篷，一直出了江口，揚長而去。

這夢玉暈了一會，忽然打了個噴嚏，這些圍著的家人們一齊的混叫。夢玉睜開眼來忙問：「柳太太呢？」家人們回道：「去了好半日，這會兒至少也走了一百多路。」夢玉聽見，歎了一聲說道：「你們出去，讓我歇歇。」眾人答應，一齊散去。

夢玉躺了一會，站起身來問小子們道：「柳太太的船是向那邊去的？」福兒用手指道：「向著大江南去。」又問道：「我方才是怎樣來的？」福兒們將大爺怎麼暈倒，柳大爺亦暈倒，大奶奶怎麼送過船來，抱著叫了幾百聲兄弟，流了大爺一臉的眼淚，後來是怎麼過去，怎麼開船，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。夢玉長歎數聲，說道：「柳緒多情！」叫喜兒取小鏡過來，照見臉上皆是淚痕，歎息道：「天下人幾個似他！你看那江水滔滔，我這一段離愁何時得了！」喜兒接過鏡子，夢玉指道：「岸上是個什麼廟？」祿兒道：「聽說是金龍大王廟。」夢玉道：

「你去叫王貴們備了香燭，我要上去拈香。」祿兒們出去吩咐。這裡壽兒等趕著端了水來，夢玉道：「做什麼？」壽兒說：「請大爺洗臉，好去拈香。」夢玉道：「放狗屁！這臉上是柳大奶奶的眼淚，豈可擅動得的！還不快些拿去！」壽兒將水依舊端了出來。王貴們進來回道：「香燭備齊，請大爺拈香。」夢玉走出艙來，站在船頭上。因下過了一陣細雨，恐跳板發滑，上面都將棕毯墊著，前後家人們扶住上了岸。走進廟去，和尚們出來迎接。來到大殿拈了香，跪在地下，口中默禱：「願神聖保佑柳太太娘兒三個一路平安，順風順水，早早到家；再保佑著三年之內，如約相見。俟與柳氏母子見面之後，定來掛袍還願。拜禱半日，起來四週閒步，不覺別緒離腸萬分難處，就將和尚的筆拿著，在那粉壁牆上寫下四句詩道：

煙雨濛接暮潮，片帆飛渡水迢迢。

從今好護江乾柳，不許征夫折一條。■後寫著：「江口送柳幼張之東粵」，下面落著：「丹徒祝夢玉」。寫完之後，對著這詩看個不了。不言夢玉題詩之事，不知柳緒分別後光景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